

孔尚任评传

徐振贵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359
孔 尚 任 评 传

徐振贵 著

•

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省汶上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大32开本 11.625印张 291千字

1991年3月第1版 1991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7—5607—0430—1/I·40

定价：5.20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具有填补空白性质的学术新作。作者对清代戏剧家孔尚任的人生坎坷旅途、思想的矛盾统一、代表作《桃花扇》的主旨、纲领、人物、结构、语言，以及其他著述做了系统评述。内容充实，观点新颖，文笔生动，良多情趣，既有学术价值，又适合文学青年欣赏。

序

袁世硕

徐振贵君撰写了这本《孔尚任评传》，就要付印了。他拿来一份清样，要我在卷头写上几句话，原因是我曾编写过一本孔尚任的年谱，对这位清初著名剧作家算是比较了解。

说来话长。当初我留意孔尚任，是由于大学毕业后留校跟从冯沅君先生研习古代戏曲，《桃花扇》是古典戏曲名著，作者孔尚任是曲阜人，我是兖州人，两县相邻，当地人常常合起来称做“曲兖二府（阜）”，我们要算是异代的同乡，兴趣便很自然地落到了他身上，立意要研究一番。所以，我曾数次回乡，搜集有关的文献资料，于是编成了那本《孔尚任年谱》。

我编写孔尚任的年谱，意在尽可能详细地了解这位剧作家的生平事迹，为评论其《桃花扇》提供许多可资参照的史实。所以，特别关注的是孔尚任创作《桃花扇》的情况，以及他在康熙三十九年（1700）春天突然以疑案罢官的原委。经过多年来的求索，总算是大致上勾勒出了这位著名剧作家一生的重要事迹和创作《桃花扇》的情况，对他因此剧而招致罢官的“疑案”，也做出了较为合乎情理的解释。

编成了《孔尚任年谱》，我的研究兴趣便转向了明清小说，特别是清初的另一位文学家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但是，孔尚任一生的升沉荣辱却还时常浮现在我心中，觉得其中蕴蓄着很值得品味、思索的历史内容，如果有人撰写出一部孔尚任传，那会是很有意思的。

孔尚任的一生是颇有戏剧性的。他在青年时代，象当时的一般读书人一样，想要通过科举的阶梯进入仕途。为此，他曾经“典负郭田”，捐纳了个监生的头衔。遗憾的是直到年近不惑，还没有中举，眼看着行将以布衣终老了。岂料康熙二十三年(1684)冬天皇帝南巡，归途中决定到曲阜祭祀至圣先师，弘扬儒学，还提出要听两位孔子后裔讲解经书。衍圣公孔毓圻荐举了孔尚任。讲经毕，皇帝表示很满意，随之又指定孔尚任导驾遍览圣迹，瞻仰圣墓。这样，一个小小秀才竟然平步青云，一下子成了国子监博士。这就孔尚任个人来说，可以说是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幸运之感使他无暇思索其他，但是，其间的奥秘是多么耐人寻味？

孔尚任进京做了国子监博士的次年，皇帝又指定他去淮扬参加治理下河、疏浚海口的工程。这在康熙皇帝，很可能是有意给自己特拔的孔尚任一个实际锻炼的机会，以便增长官场的阅历，进一步地升迁；在孔尚任本人，自然是要尽力报效朝廷了。不料，由于河务官员间发生争议，闹到朝廷，结成狱案，工程难以进行，做为朝廷使臣的孔尚任，却在淮扬成了闲员，滞留海滨，无聊之极，便转而与当地的骚人墨客、前朝遗老，结社联吟，倾听他们回忆明遗末事，结果是三四年下来，没有能够建功立业，报效朝廷，反而酝酿出一部为明王朝唱挽歌的《桃花扇》。真是人生多变，很难预料。

十余年后，孔尚任作成了《桃花扇》，京中的王公贵人竞相传抄，梨园上演更引起了一番轰动。他正陶醉于剧作成功之际，又有了升迁之喜，由户部主事晋升为本部的员外郎，更是锦上添花，乐不可支。不料，又是一个不料，他刚刚就任新职仅只十来天，席未及暖，就突然被罢了官。什么缘故？他自己也不甚了然。这可正应了老子说的“福祸相倚”的哲理。这件事也着实有点蹊跷：他是由皇帝特拔的官员，竟然如此莫名其

妙地罢了官，其间的奥秘不也是很耐人寻味吗？

孔尚任这富有戏剧性的一生，只就他个人来说，确实是带有很大的偶然性。譬如说，假如康熙皇帝那年不去曲阜祭孔，或者是去了曲阜却没有提出要找两位圣裔讲讲经书，孔尚任的历史恐怕就要改写了，十之八九会是以布衣终老；再假如，他虽然经皇帝特拔入仕，却没有被派往淮扬治河，无缘结识前朝遗老，倾听南明遗事，便不大可能创作出这样一部《桃花扇》来，大概也就不会如此这般地以疑案罢官了。然而，将孔尚任个人的遭逢放在当时整个的历史背景中，便可以看出这种偶然性其实是有着内在的必然性，或者说这种偶然性只不过是必然性的表现形式而已。康熙皇帝去曲阜祭孔，还要听听圣裔讲经，正是由清初平定了各地的反抗力量之后开始考虑掩武修文的政治形势决定的；孔尚任之被皇帝特拔入仕，并非是因为他特别通经和有识见，主要的是因为他是圣裔，可以作为朝廷尊孔崇儒的表征。孔尚任被派往淮扬，结果既不是他个人所预期的，也有违康熙皇的初衷，这同样是当时的社会状况所决定的，清王朝虽然取代了明王朝，平定了各地的反抗力量，但是，明清易代未久，人们心灵中的创痛和哀思还未完全消解，更何况孔尚任心灵中还留有父辈们的影响。既然孔尚任入仕后未能翌赞王化，尽心王事，有违康熙皇帝特拔之初衷，最后解职归田，还他一个平民圣裔的本分，自然也是势所必然了。只不过是经历了这番生涯、写出了这样一部《桃花扇》的孔尚任，已经今非昔了，虽然罢了官，但他却赢得了生前身后之盛名。这又是康熙皇帝所顾及不到、抹煞不了的。

正是由于孔尚任的这富有戏剧性的一生，同高高在上的一代皇帝有着直接的关系，甚至可以说，是由康熙皇帝导演出来的，虽然事情的发展并不完全符合其预期的目的，所以较之一

般文学家的生平事迹，更富有政治历史内容，较为深细地揭示、阐释，是可以给人一些有益的历史启示的。

徐振贵君执教于曲阜师范大学，从事明清文学研究，对孔尚任及其剧作《桃花扇》产生兴趣，经过数年的辛勤耕耘，作成了这本《孔尚任评传》。他是照一般文学家的评传的路子写的，主要是对《桃花扇》和孔尚任的其他作品做了较深入的分析、评论，特别是对《桃花扇》的评论，如“《桃花扇》的主旨和纲领”、“侯方域新论——从中国文学的发展看侯方域的爱情”、“柳敬亭平议”、“《桃花扇》结构新论”诸节，都是潜心研究的结果，很有些独到的新意。孔尚任之诗、文，以前的研究者大都专注于《桃花扇》，罕有专门的论述，这本《孔尚任评传》中列专节论述，可以说是弥补了已往研究的不足。这些论述对全面地认识和评价剧作家孔尚任，无疑是很有意义、足资参考的。

作为一个忝长数岁、心有同好的学友，对他勤奋治学，潜心研究，完成了这样一部有价值的著作，补偿了我那本《孔尚任年谱》有所忽略的缺陷，表示由衷的感谢和祝贺。上面纵笔涂抹，讲了我个人的一些并不新鲜、也不甚得体的意见，是由于我多年来一直觉得孔尚任的生平事迹是很有意思的，期望有人能够写出一部较为深细的传记，甚至可以编成一部历史小说或历史剧，所以便情不自禁地假此以发之。

是为序——一篇很不得体的序。

“桃花扇底阅兴亡”

——《孔尚任评传》序言

汤 兰 昇

《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是清代著名戏剧家，也是诗文“盈尺等身”的文学家。然而，遗憾的是迄今还没有一部关于他的传记问世。曲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徐振贵同志的新作《孔尚任评传》的出版，正好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在孔尚任坎坷崎岖的人生旅途中，有不少难解之谜。他本来聪明颖慧，知识渊博，受过系统的孔孟之道教育，却为什么要“典负郭田”捐钱买个监生的头衔？他为什么隐居在石门山中却又走出深山为康熙讲经导游？他既然身为治河钦差为什么却结交隐逸耆英与之诗酒唱和？为什么他恪勤政务、清廉自守却又长期处于冷曹闲署？为什么刚升任员外郎正待青云腾飞却又惹祸罢官？为什么其《桃花扇》中既为已经灭亡的明朝悲唱挽歌又要为灭明而起的清朝唱起赞歌？为什么这位名噪京都的户部官员却又穷得无力刊刻自己的生平力作？《桃花扇》究竟是宣扬民族情绪、爱国思想，还是适应清统治者的政治需要？孔尚任的诗文，应该怎样评价？他究竟在中国文艺史中处于怎样的地位？作者按迹寻踪，旁搜博取，熔裁众长，显微烛幽，比较圆满地做了阐释和说明。书中，作者对《桃花扇》的主旨和纲领、结构和语言，对如何评价剧中人物如李香君、侯方域、柳敬亭、杨龙友、阮大铖，提出了一些颇有新意的独到见解，言之成理，持之有据，还是有说服力的。同时，对孔尚任的诗文以及罕为人注意的其他作品也予以评述，又附录了交友传略、研究资略、传说故事，

内容充实，对古代文学教学研究，对文学爱好者阅读自然是颇有裨益的。倘若能将传记部分进一步联系当时的社会现实，写得更深细些，肯定更会有助于读者从中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期望作者继续勤奋耕耘，在孔尚任研究方面取得更大的成绩。

目 录

序言	袁世硕
序言	汤兰昇
一 孔尚任传略	1
(一) “而立”未立	1
(二) 石门隐居	9
(三) 出山始末	18
(四) 初入京都	26
(五) 湖海使臣	33
(六) 京都国博	66
(七) 户部属官	79
(八) 罢官前后	86
(九) 暮年乡居	101
(十) 萧条后世	116
二 孔尚任著述考	120
三 论《桃花扇》	133
(一) 论《桃花扇》的主旨和纲领	133
(二) 侯方域新论	145
(三) 论李香君之美	160
(四) 柳敬亭平议	168
(五) 论杨龙友	182
(六) 论阮胡之奸	195
(七) 《桃花扇》结构新探	202
(八) 《桃花扇》语言新论	222

(九) 论《桃花扇》的改作·····	245
四 论孔尚任其他著述·····	261
(一) 《小忽雷传奇》评略·····	261
(二) 《大忽雷》简论·····	271
(三) 论孔尚任之诗·····	278
(四) 论孔尚任之文·····	307
结束语·····	319
五 附录·····	321
(一) 孔尚任湖海交友传略·····	321
(二) 孔尚任研究资料摘录·····	346
(三) 孔尚任的传说·····	354
后记·····	358

一 孔尚任传略

(一) “而立”未立

鲁南南端，云山之阳，尼山之阴，沂河、泗水之间，巍然屹立着一座千年古城，那就是鲁国故都、孔子故乡——曲阜。

出曲阜南门，由官道东行二十余里，下道向南，行不十里，便是丘陵起伏的房岭。房岭之阳，却是大片平原，平如湖面。

“湖”边有一数百户的村庄，当地百姓称为“湖上”^①。村东头路南，有一片粉墙瓦舍，与周围人家的茅屋草房形成鲜明对比，格外显眼。这就是举人孔贞璠家。

南明永历二年（公元1648年）古历九月十七日^②，孔贞璠的三子降生了。老来爱子，况且此子聪明颖慧，故而孔贞璠爱不释手。孩子才咿呀学语，他就抱出来沿街闲逛。一日，他又怀抱此子踱到邻家，适逢“邻人有鬻母豕者，缚豕出。豕回顾众子，子衔乳不忍舍。鬻豕者击之不开”。此子一见，“呱呱而泣”，即将手中梨枣扔给众豕。“邻人感而释之”。因此贞璠抚摩儿背语邻人曰：“此儿成，于天下必有济。”^③长大成材，定将有益于天下，这显然是孔贞璠的希望。不过，由此也可以看出此儿的良善和聪明。所以，孔贞璠高兴地抱回娇儿，对着妻子，滔滔说道：“《论语》有言，‘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韩愈亦云，‘知高坚之可尚，忘钻仰之为重，任重道远，竟莫之致。’既然长子名尚哲，次子名尚仔，此儿何不名尚任字季重呢？”^④于是孔尚任有此“佳名”。

孔尚任“幼颖慧，五六龄试以联对，辄应声得，远近惊

为神童云。”^⑤因而经常受到亲友称赞。到十二三岁，他更加聪慧。举止文雅，彬彬有礼，亲朋无不喜爱。一次，他去父亲的好友贾鳧西家拜访。贾鳧西将其让于宾客席上，“享以鱼肉”，说：“吾自奉廉，不惜鱼肉啖汝者，为汝慧异凡儿；吾老矣，或有需汝处，非念故人子也！”“因指墙南一除粪者曰：

‘此亦故人子也，彼奴才，吾直奴之矣。’”^⑥这位博学多才的明末遗老之所以赏识孔尚任，就是因为他此时已能“工诗赋，博典籍”^⑦，颖慧超群，具有一定文学才能。

既然如此，贞璠当然要对尚任着意培养，令其读书上进。况且，家道虽衰，却仍是中等地主。除这城东湖上之外，城里南街、城北尚庄另有两处宅舍，一律青砖灰瓦，一进三出^⑧。城西苗孔，还有一所别墅，古松参天，长亭翼然，修竹怪藤掩映池馆，芍药牡丹争妍花圃，景色异常秀丽^⑨。三处宅舍附近土地，共有十五、六顷之多。每年仅收租就有上千担，食用宽裕。家务杂役，有“群仆”、“女婢”照应^⑩，不用儿子操心。因此，孔尚任一满八岁，就进了四氏学宫读书。

四氏学宫，在曲阜孔庙西侧。只有十亩大小，房舍不多。穿过头门、二门，便是北房五间，名明伦堂，为教授讲课、学录训话之所。东厢五间，名启蒙斋，为童生读书室。西厢五间，名养正斋，廪生读书室。后堂五间，小巧别致，名公子号房。房中间为衍圣公之子读书室，童生、廪生均不得进入。东间为教授室，西间为学录室^⑪。教授和学录为专职教、导人员。教授专管对学生“考论道德，申明伦纪，讲究经史，训课文艺，表坊士类，化导风俗”^⑫。学录则专管对学生“绳衍科繆，察功补过，劝勤惩惰，托事司籍”^⑬。学员皆为孔、孟、颜、曾四氏子孙。四氏学的培养目标，十分清楚，就是要学生科举入仕，即所谓“明体适用，以须仕进”，“生员立志学为忠臣清官”，“养成贤才，以供朝廷之用”^⑭。孔

尚任入学之后，也时常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我长大之后，干什么呢？他听父亲说过，按辈份，自己是孔子的六十四代孙。如果从八世祖孔克中算起^⑤，自家的历代祖先，确曾出过一些清官。孔克中曾于明朝永乐年间任曲阜县知县，“举族称其贤，一邑赖其德”^⑥；六世祖孔燮曾任曲阜县尹，“听断详明，人不能欺。时值岁荒，先赈后闻。不数年，擢为兖州通判。”^⑦高祖孔公珏也任过曲阜县尹。“莅官以来，视民如子，视公事如其家事。朝兢夕惕，勤劳匪懈”。有“爱民如子”之誉。卒后，送葬者络绎不绝^⑧。曾祖孔宏颀，曾任商河博士、太平教授，供职“益慎勤恪，无时或懈”^⑨。祖父孔闻讷，虽终生未仕，但“笃志好学”，崇尚“忠臣孝子”。父亲孔贞璠，也曾中过举人，为入仕做过准备。那么，自己也该象祖先那样，做个清官才是。这就得走科举入仕之途。而且，在四氏学里，教授和学录开口就是：“子曰：‘学也，禄在其中矣！’”“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孟子曰：‘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还经常对学员讲解《神童诗》：“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久而久之，孔尚任也就信以为真了。

然而，在这四氏学里读书，却并非愉快之事。因为校规极其苛严。学生动辄遭受“痛决”，也就是打板子。即使大小便，出入课堂，也必须有“出恭入敬牌”方可。“若无牌，擅离本班，及敢藏匿牌面者痛决。”^⑩教、学方法，刻板教条，只会讲、背书、复讲而已。“三日一次背书，每次须读《大诰》一百字，《本经》一百字。不但熟记文词，务要通晓义理。若背诵讲解全不通者，痛决十下。”^⑪“每月务要作课六道，本经义二道，不许不及道。数不佳者罚，违者痛决。”^⑫学员中不遭痛决者极为罕见。整个校院里，死气沉沉。所有学员，整日处于战战兢兢之中。而且，年年如此，月月如此。只有习射课，

稍微有些活气。那做法是：“遇朔望，习射于射圃。树鹄置射位，初三十步，加至九十步。每耦二人，各携四矢，以次相继。师长主射。中的饮三爵，中采二爵，不中者罚一觥，违者痛决。”^②只有此时，学员中才偶而有一两声不敢露齿的嘻嘻笑声。然而，遗憾的是一月只有两次。至于平时，那教授铁青着脸的呵斥，那学录挥舞着竹板的怒责，倒是不绝于耳的。所以，这些长衫大褂的学员，总是象白日出穴的小鼠，惴惴不安，对师长总是尽力避而远之的。一向循规蹈矩罕遭痛决的孔尚任也是如此。就这样，孔尚任在四氏学宫里渡过了十二个春秋，受到了完整成套的封建教育，成了秀才。

自二十岁之后，孔尚任在家温习经史，准备参加乡试，以便中举。其间，他与四氏学录孔贞灿关系至密。这位父亲的同辈，也是曲阜人，号西园，入清之后，没有应试，是位附生^③。但学问渊博，任过五年四氏学录。他秉性清高，厌绝世俗。因为尚任聪慧异常，西园挺喜爱他。他也敬重这位师长的学识人品。彼此关系笃厚。孔尚任有时竟能在这位貌似严厉实则可亲的师长面前发点牢骚。譬如，为应试起见，孔尚任对应制诗、八股文，须得朝夕揣摩，濡墨苦练。由于这类诗文的桎梏，他难免要不耐烦了。所以，他给西园老师写信说：“数日桎梏帖括，风流顿尽，西园松桂应作移文矣。”^④南朝宋齐时人孔稚圭曾作《北山移文》，借钟山英灵之口，讽刺隐士周颙贪图官禄的虚伪情态。而如今，自己在帖括的束缚中不能解脱，便自然想到恐怕老师家的松桂也要移文讽刺我了。在对师长高尚情操的赞颂中，也流露了对缚人性情的八股俗套的些微不满。不过，牢骚虽发，尚任内心还是想走科举入仕之路的。二十二岁那年，他随同其他秀才拜见了因事来曲阜的丁澎。这位顺治年间^⑤的进士，任过刑部主事、礼部郎中，诗文颇有些名气，为“燕台七子”之一。正在苦读经书准备乡试的孔尚任能够有机会对

如此声名卓著的人物“一望颜色”，自然是大喜过望的。当时，他何尝不想成为丁澎那样的名人呢^②？当然，那时孔尚任也并非完全囿于时尚之学，他对于经世治国的实际学问，对于“礼乐兵农诸学”^③，也颇为留意。特别是对于乐律，更是潜心研习。因为一者乐礼本是孔氏家学的内容；再者，孔尚任故乡曲阜一带，当时也有一种爱好音乐的风尚。其世交好友颜光敏“雅善鼓琴”^④，颜光敏之弟颜光敏，更是“尤精琴理”^⑤。邻近曲阜的泗水，还有一位姓高的琴师，与南方的琴师王隐臣，都深通琴理，被誉为“当今之伯牙”^⑥。孔尚任对这两位琴师，久相慕望。而天缘凑巧，这位隐臣先生竟“枉驾”来访尚任了。尚任之欣慰，自是可以想见。所以，相会不久，他即写信给西园老师，说：“隐臣先生，今之襄旷也。于诸君宫商之间，久习其性情，思之十年，遇之一旦，何快如之！昨闻税驾陈榻，尚未图晋谒，反辱枉顾，阁辞之罪，乞代门生谢之。诘朝瓣香洗耳，晤对高山流水之中矣”^⑦。字里行间洋溢着难以抑制的喜悦欣慕之情。唯其如此，故尚任在自己倾向于“礼乐兵农”总的学术道路之中，独于乐的方面有所成就。

不仅如此。此时孔尚任的志趣还是多方面的。他喜好书法，已练了一笔好字。而且注重提高，连笔墨纸砚也讲究了。他曾托西园老师代买了“青萍结绿”似的“佳笔”^⑧，并写信致意。信中，虽谦称自己为“不善书人”，但事实上，他无论行草，皆是“下笔有由”，“秀润近赵蔡董”^⑨。因此，不时就有些远近邻里仕绅找上门来，请他写祭文、作墓志、撰婚约、抄聘书。难以面辞，只得捉笔代言。写这类文章，不喜而言笑，不悲而说哭，可真不是个滋味。而且，这类红白喜庆吊唁之文，都有日期限定。因此，常是日费笔墨，忙于应付，使他想起平日所见的那些催租逼债的凶狠小吏来，有时竟觉得此种笔墨之债，“更甚于催租”^⑩。不免又向西园老师写信发牢骚，

连呼“苦甚，苦甚”^③了。然而骨子里，也未必没有向老师表白自己的文采和书法已为人赏识之意。因为西园老师实在是喜爱这位“宗门生”的。以至于这位老先生写了部对所见书画评介的书，竟然要尚任来写序言了^④。按说，孔贞灿当时已是有些名气的饱学老儒，作为锦上添花、画龙点睛的序文，理应请德高望重之人或达官权贵为之，青年孔尚任并不属于此类。而竟要尚任为之，究其原因，恐怕还是因为情谊深厚，尚任文墨久闻乡里，而且又都是爱好书画古玩以至成癖的缘故吧。

其实，这种爱好，在尚任少年时已见端倪。儿时，他在四氏学读书。一日，见院中豆棚上，有一架葫芦，长得玲珑可爱。他便踏着童子肩，摘下来一个。那细腰葫芦，“长仅盈寸，圆正瘦细，堪作耳珰。”尚任爱不释手，不时把玩，一直带在身边^⑤。从此，爱好书画古玩的兴趣越来越浓，竟成了他一生的业余爱好。青少年时期，他已开始收集书画古董。在一位“族祖”家，他看到一轴谢时臣的《春林访友图》，画笔苍古，题诗清新，便诚意索取，珍存于家^⑥。明代京官李文正的后人迁居曲阜后，仍存有李文正的两颗铜印，被尚任见到，喜其“金丝嵌错，文理甚精”^⑦，也购来珍藏。看来，在学业之余，他还是颇有闲情逸致的。

就这样，孔尚任渡过了三十个春秋。他父亲孔贞璠已经去世了。他大哥孔尚哲自国子监卒业后，已任曲阜孔府执事官，成了两个儿子的父亲。二哥孔尚仔不幸已经去世，没有子女。自己此时也与泗水县的一位书香世家女子秦氏结为秦晋^⑧。并且，弟兄们已分家立户。他搬到曲阜城里五马祠街的老宅居住了。自父亲去世之后，连年歉收，家道日衰。想到自己已是“而立之年”，却仍是名未成、功未就的诸生。“学得诸般艺，售于帝王家”，还是一片空话。因此，他等待“沽之哉，沽之哉”，盼着科举应试之期早日到来，好去蟾宫折桂呢！